

明喇，明曬——訪飲江

訪問及整理 陳澤霖

飲江的詩集，往往要「十多年磨一劍」，讓讀者等得心急如焚，但我們仍可隔一兩個月在不同文藝刊物中讀到他的作品，聊作「解渴」之用；2022可算是近來飲江曝光率最高的一年——他去年終於出版第三本個人詩集《於是搬石伏匿匿躲貓貓你沿街看節日的燈飾》，由謝曉虹及James Shea合譯的飲江英譯詩集 *Moving a Stone: Selected Poems of Yam Gong* 亦於同年推出。值得注意的是，後者成為香港教育大學舉辦「我城我書」計劃（One City One Book Hong Kong）的年度選書，期間更舉辦了一場飲江詩學術研討會，邀來不同學者和詩友討論其詩歌的主題、手法及語言運用等特色，對喜歡飲江詩的讀者而言實在是一大喜訊。

固然，飲江詩中的玄奧、化用典故、短句運用及幽默諧謔等風格早有不同論者討論，他在九十年代末以後開始在作品運用的粵語書寫特色亦漸受大家關注，謝曉虹和James Shea為英譯詩集撰寫的序言更透過多次訪問歸納得來的資訊，對他的成長、工作及創作歷程作極為深入的介紹。¹可是，他如何看待詩歌中的粵語運用，以及在哪裏得到滋養他那獨特詩歌語言的資源等等，仍是了解飲江作品的一種未知，而又值得深入探討的面向。²

筆者有幸於去年（2022年）飲江第三本詩集出版前，得到兩次訪問飲江的機會——作為多年來關注飲江詩及香港文學粵語書寫特色的研究者，筆者特意重讀飲江各篇已發表的作品，由他對外國詩歌的閱讀、個人日常的思考方式及作品主題等角

度出發，了解其粵語書寫特色的由來；筆者同時也會從新詩集的裝幀、編排及創作等角度，與飲江及裝幀設計者原先生討論，讓他們介紹自己與書、詩和字相遇的經歷。

第一次訪問

受訪者：飲江（飲）

訪問及整理：陳澤霖（霖）

日期：2022年4月9日下午

地點：坪洲飲江家中

（在訪問開始之前，飲江就跟我們分享一件好像跟創作風馬牛不相及的東西。）

飲：《黃帝內經·上古天真論》曾說：「恬淡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中醫對「血」和「氣」的理解，就是「真氣」會流走，但身體需要血氣不斷的循環。如果身體自然放鬆，血氣便能容易地隨身流動；如果抓緊拳頭、阻礙著它們的循環的話，血氣就需要更多力量才能推動。因此，「恬淡虛無」就是指我們日常需要從容地調整自己的各種姿勢；「精神內守」，也就是守著自己的「氣」。

我們可以透過呼吸的過程來了解這個概念。我們平日也不會注意自己的呼吸活動，但如果我們主動注意它——不是隨意的呼氣或

1 此篇譯者序後來經筆者翻譯及作者謝曉虹改寫，於《字花》第104期（2023年7月）刊登。

2 飲江曾於「跨粵——跨領域粵語書寫研究國際研討會」（2023年3月8日，由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粵語研究中心及香港文學研究中心合辦）發表的報告，名為「粵語書寫……咁樣得唔得？」。報告全文經筆者整理後，已於《字花》第103期（2023年5月）刊登。

吐氣——便可守住我們吸氣呼氣的量度與力度。我想起小時候父親教我：「龍噓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間。」（出自韓愈《雜說一·龍說》）當中提到龍可以借助自己噓出來的氣來使自己可以到處飛行，無遠弗界。若果龍只是吐氣、呼氣，那只是成風；龍如果自覺地慢慢吐氣的話，就可以成雲、承雲飛行。就像唱歌一樣，需要從容自得，而不是用力的吐出氣及聲音，那麼聲音和真氣就可以自然地到處流動。

血氣的自然流動其實就是替自己的身體檢查，如果身體有哪處不舒服，那麼血和氣就會跟它們「打交道」，讓它們慢慢恢復。就如「主婦手」會痕癢會起水泡，我發覺只要一貼上膠布便不再癢——這是我與舊同事多年與它們相處以後得來的經驗——就如抓痕是為了讓自己暫時不癢一樣，但實在是治標不治本，所以我會在患處塗上一層油，嘗試柔化它。

然而，柔化患處仍是不能根治，幸好有一次我在深圳腳底按摩，按摩的姐姐說我腳皮頗厚，所以就叫我買足光散。頭數次我聽她們說，都不以為然，但後來為應付她們，我就在按摩店下的一間店鋪買足光散，當時只需要人民幣4.5元，一盒三包，用熱水沖開，再放到自己能接受的溫度為止；只要自己沒有敏感、傷口、潰瘍等狀況就可以浸。我回到家以後，浸了三包，發現那些厚化的皮一塊塊的碎裂、脫落，皮膚回復彈性，也算是根治。

後來我自己想到一個原因：我們的身體會自然分泌水分和油脂，滋潤我們的皮膚，可是我們常常沖走它們，阻斷了身體供給、保護皮膚的一切營養，使皮膚漸漸死去。就如我們起始提到的血氣運行的概念一樣，它們如果不受干擾、截斷，重新給予它自由的循行狀態，身體自然會或快或慢的復原，所以「病安從來」就可能是這樣理解。

我又想到以前舊同事腳趾會長繭，每次弄走以後都會重新長出來，有一次我跟他說：「你不需要再這樣做。」我叫他每天塗一些油脂到患處上，不論是牛油、豬油、植物油、潤膚油，只要是油就可以。他每天都真的這樣做，後來又的確沒事。也許這是因為平常我們在走路

時，皮膚和鞋的摩擦一直給予身體信號，使皮膚自覺要保護身體而變得愈來愈厚，而塗油就是為了減弱，甚至阻隔皮膚傳給身體的信號，使它不需要一直出來保護身體。

（然後飲江在雪櫃端來一堆自己製作的乳酪，當作大家的下午茶點心；我們還未進入正題，在吃完乳酪以後，筆者便馬上詢問自己準備的一堆問題。）

霖：請問您何時開始接觸卜列維、聶魯達、艾呂雅、里爾克與辛波絲卡的詩？是在甚麼因緣下接觸到他們？我發現你與這些詩人的思考模式、口語化的語言運用等都十分相似，甚至曾引用過辛波絲卡的詩句。除他們以外，有沒有其他詩人（不論古今中外）對您有影響，或者令你著迷的地方？

飲：我的確是學習他們。我是自覺受他們影響的。我以前在中上環的舊書攤見到這些作品，碰巧他們的書我看得懂，又覺得符合自己的口味，合意的，所以便買來讀。我最初是先接觸卜列維（Jacques Prévert，亦被譯作「普雷維爾」，1900-1977）和艾呂雅（Paul Éluard，1895-1952），但聶魯達（Pablo Neruda，1904-1973）我會更為在意，因為他的詩提到以往的日子、西班牙的事、自己逃亡的過程，或是作為一個左翼詩人關注世界的目光，與我年青時候的心態與懷抱差不多。幸好我七十年代買到新加坡作家陳瑞獻（1943-）譯《卜列維詩選》（新加坡：法國駐星大使館文化部，1970），這本書曾經在香港發售但數量不多，裏面幾乎每一首我都很喜歡，是很高質素的譯本。

至於辛波絲卡（Wisława Szymborska，1923-2012），我有幾首詩都用過她〈可能〉譯作中「多虧／因為／然而／儘管」的這四個連接詞。我接著用到的「傾軋／框欄」，其實是指「總之」、「無論如何」；「無論如何」以後其實都沒有確切的答案。我平時思考東西多少會覺得世事並不是單一、容易說明的東西；借助這些連詞的運用，可能令自己發現、補充、提攜、肯定或否定某些東西。我記得自己有一首詩說過：

只有一個理由
不能說明這個世界

我愛你
緣

我不愛你
份

「緣」本來就難以解釋，而再加上「份」以後又是否令到這個概念更能讓我們理解？而這種思考方式也許能令我嘗試更容易地去知覺這個世界，提供一些新的角度、觀感，並引發自己已知或未知的經驗，發掘當中或隱或現，或細微或巨大的可能性。

霖：我讀您以前的詩，常常會讀到一些由正反對立組合的概念，如「有／無（冇）」、「可以上天堂／無法上天堂」、「信主的人／不信主的人」；後來則覺得你的詩像卜列維一樣，常常將一個字詞透過聲韻、同字字型聯想的寫法發展開去，再引出其他相關的詞，好像打開了一個個屬於作者、屬於讀者的可能世界平行時空，而不再是一個只有是非黑白的二元世界。如〈新編粵劇無頭公案之馬克思與馬克白〉中的「馬克思」會令你聯想到「馬克白（夫人）」，再想到寫馬克白的莎士比亞、Alpha-Go（「阿法狗」）和特朗普等等。這種寫法或許與你一直以來強調詩創作是「遭逢」、「機遇」有關，但如果以卜列維對你的影響來說，他除了對你的語言運用有相當的影響，還會不會有其他方面是受到他的影響？有沒有相關的例子可以跟我們分享？

飲：我想他對我的影響不只是說話／詩句語言運用的方式，還有觀看世界的方式。因為我讀他的詩時，常常因為他敘事的手法而容易進入他的世界，我也很喜歡進入他所創造出來的世界。譬如我很喜歡他的一首詩：

巴巴拉
你在雨中向他跑去
濕淋淋狂喜煥發

你把自己送進他的手臂裏
巴巴拉你該記得那件事
也不要生氣若我親切地喚你
我親切地呼喚我所愛的每個人
即使我只見過他們一次
我親切地呼喚每個在愛的人
即使我不認識他們
記住巴巴拉
不要忘記
那良好快樂的雨
落在你快樂的臉上
在那快樂的城中
那海上的雨
落在軍火庫
在阿善特島的船上
噢巴巴拉
戰爭是何等愚蠢
現在你過怎樣的日子
在這鐵的雨中
火的鋼的血的雨中
而那個鍾情的人
把你抱在手中的人
是否已死已消失或仍富有活力
噢巴巴拉

——〈巴巴拉〉（陳瑞獻譯，節錄）

我受這些詩歌的語調、語言影響，場景調動影響，或是參考他詩作重複部分的置換手法，不但造成語境、情景變換，也可以帶出原有的另一種情感。我又有一張以前在二手唱片店碰巧遇到為卜列維的詩譜歌，由法國演員歌手伊芙蒙丹（Yves Montand，1921–1991）所唱的黑膠唱片，裏面就有〈巴巴拉〉這首詩，十分動聽。

霖：你讀到的詩裏面，〈巴巴拉〉提過戰爭，聶魯達曾經歷流亡過程，艾呂雅也有不同參與戰爭的生活經驗。剛好，世界最近又在動盪不安了；戰爭這種事，對香港人來說彷彿很遠，其實又與我們息息相關。我在你的第二本詩集中讀到不少有關反戰的詩歌，去到後來就蛻變成與人之間玩鬧、嬉笑式的相處，好像戰爭已過

去，大家雖然仍舊吵鬧，但似乎不再那麼具有敵意。請問您在書寫時是如何處理旁觀戰爭或鬥爭一事？如何看待自己／香港與那些戰爭／鬥爭的距離？您從中找到呈現「經驗的距離」的法門了嗎？

飲：我常常想如果打仗、打架能夠像吵架那般就好了。問題是，我們現在由吵架變成打仗，而打仗並不是打完就會完結——仇怨只會一直持續下去，而且無法修補。以前是地區性、時間性，但我覺得現在就變成影響整體的一回事。

可能我以前在詩中會表現自己對戰爭的距離或是想法，但我不敢再說自己有甚麼身份、態度和角度，或者說自己是以甚麼個體身份去參與這回事，因為你會出現某些反應，而這些反應需要自己和它周旋。以前我會覺得自己能夠和它周旋，甚至希望能了解、接近、投入和參與，但我現在看回來則可能未必如此。我想自己具備的東西仍未能處理它。

對於已發生的事，我或許只能放一旁，塗點油，讓自己不需要作出那麼大的反應，更容易自處；以前我就會很受它影響，甚至無法不去思考這是甚麼樣的一回事——無論喜歡與否、我的態度如何，我都需要處理。我現在較多會想如何令自己過得更自在、自由、自主，當然我們無法能確保自己能得到這樣的狀態，但最少我們知道能如何，或是為何自己可以過得自在。

戰爭對人來說是很強，不知如何處理的訊息，我覺得寫詩可能也是為自己塗油的手段，也可能是搔癢。詩就如冬天乾燥時可以塗潤膚膏，吹風時可以戴帽一樣，讓自己可以不用直接去面對這種訊息。但如要克服、處理它的话，我還是不知道該如何處理這些反應。我們日常都需要對很多東西作不同反應，就如我們早前說到塗油，就是為了不再受外在傳來的消息影響，或是嘗試柔化，才有機會令傷口閉合、修復，至少不會再變得更嚴重。其實人會自己分辨對自己身體好壞的手法，剪掉、塗油、貼膠布都是可行的手段，只不過是大家想用甚麼手段令自己健康，或是減少／避免訊息的接受。當然，如果我們身體好的話，就自然能有適當的方式去處理。

當然，離開是一種方式，開玩笑也是一種方式，但戰爭會不會跟你開玩笑？你可以跟自己開玩笑，但你如果跟其他人開玩笑時，又會不會助長了另一些東西？但在我的角度來說，戰爭是命運，也是命運對自己開的一個玩笑，我也可以對這種命運開玩笑，但不能跟其他人的命運開玩笑。我寫詩時不至於要寫到別人的命運，只不過是自己在處理這樣的命運、人生課題時的應對手法。

霖：在第二本詩集，你的詩則較多探討生前死後的緣分，當中你常用「忘川」、「此岸」、「彼岸」等概念指涉。你對「忘川」、「此岸」、「彼岸」這些概念有甚麼感覺？你是如何理解這些它們？你認為身處「此岸」的我們，該如何參照自己與忘川及彼岸的距離呢？如果「彼岸」其實是別人處境、頓悟之境，我們該如何接近它呢？

飲：我很難說大家「應該」去怎樣理解，當然當中有不少是實質、大家必須要面對的東西，但我現在在詩中處理的則是較虛的東西——假如我們不是這樣想它的時候，我們可以怎樣去想呢？但我們實際要面對的時候，無論如何你怎樣想都還是要面對、去處理。我覺得這些「虛」的東西可能可以為自己造成一些緩衝，就像氣墊一樣，替我在面對真實事情時可以減弱受傷時所承受的痛苦。以前我可能會選擇其他方式去解決，但後來發覺這種方式未必可以，也可能是「一咋咋」（一堆）的解決方式才能使自己面對。

這些是我自己寫詩時發現的。《聲韻詩刊十年選》收過我自己的一首詩，我重新讀這首「古古怪怪」的詩時有另一種體會：

他可謂
尖酸
刻薄。
然而
他有一個又甜
又蜜的情人
阿巴斯（！）
唔怪得
飲江

(點呀?)
有個
咁樣
嘅情人
仲以為
寫詩
搏命寫詩
可以
改變
命運

明
明晒。
心境
於焉
無比
歡快
好像
春日
小學
一年級
第一次旅行

好像
才第一次
分享
擦紙膠
你望
望我眼。
祖師爺賞飯

——〈明喇。(著衣持砵挨身夾鏟)〉
(節錄)

我也不知道自己為甚麼會這樣寫，總之就是覺得它們很「得意」(可愛)。我最近再讀，才知道自己寫這首詩可能的原因。詩前部分的詩句有些是引文，如「他可謂／尖酸／刻薄。／然而／他有一個又甜／又蜜的情人」是從阿巴斯的詩集引來，最後的「你 他／執到寶／也無不可」則是來自黃燦然譯阿巴斯〈一隻狼〉的後記，所以這首詩的首尾部分都不是自

己的文字。但是詩中提到「心境／於焉／無比／歡快」，是因為即使人們的命運不是自己的命運，阿巴斯雖然尖酸刻薄但有個甜蜜的情人的命運，與自己以為「搏命寫詩」可以改變命運的命運完全不同，但戲曲界有謂「祖師爺賞飯」、佛經「著衣持砵」的典故，電影提到聖方濟各要修士以轉圈停下來的方向前行傳教，以及家中長輩教導「挨身夾鏟」等等的概念，加在一起就令我想到命運給予你的東西就安然接受。

這些東西我以前未必會為意，但總加在一起就令自己終於「明喇」——究竟我經歷的這一些東西是在享受、承受、忍受、認受、抵受、接受還是領受呢？這些其實多多少少都同時存在，就是「多虧／因為／然而／儘管」，甚麼都有一點，而不是只有、只可以有其中一種可能性，甚麼「也無不可」。這些東西我都有記下來，可能這種思考比起宗教而言，更接近於神學。

霖：你在詩句中常常用「未嘗不可(以)」、「Why not?」、「咁樣得唔得」、「行嗎？」等問句來探問世界。很多人因此說你的詩有種絕望、虛無、悲涼的氣氛，但我卻認為你的詩一直探尋與反映世界的可能性。面對如此深邃、開放的世界，大家只懂說「你就好啦」(〈墨子纏繞之你就好啦〉)——只看到別人的好，自己的難處，而不相反地看。所以你會問「係咪好好呢，係咪好好呢？」看出別人的難處，看出自己的好處，才是跳出人生困境的可能。你的詩作近年偶爾用「蟲洞」與不同處境代表的可能世界作題材，往往展現了人世間的可能性，也讓真實的處境呈現(而不只是只有正反黑白)。請問你覺得詩如何及為何能寫出人世界的各種可能？你又如何發現詩歌創作的各種可能性？

飲：其實「咁樣得唔得」類的問題，並不是我希望能達到的狀態；我寫詩或是在思考的時候似乎已到達想法的界限，或是懸崖邊，我就會問：「我唔跳落去得唔得呀？」有些人就會問：「點解仲唔跳落去呀？仲唔跳落去？」對我而言，接近懸崖邊，甚或我已知道前方是懸崖邊而不走近，我就已經會問問題。當然，有些人不只

走到崖邊，更可能會有感應，做一些我們做不到的東西；我不是他們，我做不到他們所能做到的東西。

霖：請問你為甚麼會選擇在《聲韻詩刊》發表翻譯瑞典詩人本特·伯格（Bengt Berg）的作品？你為甚麼會以粵語翻譯？他的詩有沒有甚麼東西值得你或我們學習？

飲：我並不是主動去譯他的詩，也從沒想過會譯詩。只是剛好以前國際詩歌之夜認識了一位對我的詩有興趣的詩人、建築師兼策展人（林江泉），他認識很多國內外的文化人，而本特·伯格當時參加四川一個詩歌節，後來來到廣州，我的朋友便穿針引線，希望我們兩人做一次展覽，進行對話。

林江泉本來想展覽的地點設在香港，但後來只在廣州見面。我是一位喜歡聆聽，而不太容易跟別人溝通的人，但後來我們也成了朋友。林更希望我們的交流能更進一步，所以由他的太太把意大利文譯成的英文版本再譯為中文，再給我改成廣東話。這是一個很神奇的體驗。

霖：近幾年的寫作常常會借外國名人說廣東話的境況出發（如卡夫卡、特朗普），模擬他們讀粵語時的語氣、口頭禪，你為甚麼會嘗試思考外國人讀廣東話的情況？與以前寫會說廣東話的上帝有甚麼不同？

飲：我沒有特別想過，只是覺得好玩才這樣寫——這暫時是一種「玩法」，而未是一種「方法」；多年前我讀過一篇報導，說特朗普的孫女學普通話，可能這也是一個原因。

霖：在讀〈停車暫借問之卡夫卡廣東話〉這首詩時，我受到「停車暫借問」一句所震撼——原來我們讀、理解對方的時候，雖然可能是說同一語言，但更是需要我們的態度——「停車」、「暫」（時停下來）與「借問」。你在其他訪問也提到粵語「令其他語言更有魅力」，你以粵語介入其他語言同時會否遇到難處？你以粵語寫詩遇到過甚麼難處？大家該用甚麼眼光看待以粵語書寫的文學作品？你以後還會作甚麼嘗試？

飲：我並沒有刻意去用粵語寫，只是自然去寫。我有時需要回答這些問題，或是寫作時自己慢慢

找到答案，而我暫時會覺得自己只是不以此為恥，也不以此為恃。其實恃著廣東話能做到些甚麼呢？用廣東話寫作又有甚麼好羞恥呢？用廣東話用得好不好、語言夾不夾雜、應不應該用粵語等，這些可能會嘗試失敗，但我不以為恥。至於恃著廣東話有甚麼好呢？是否能好到你和其他人之間能了解到它的「意義」呢？

我也不太清楚自己寫的東西於人有甚麼「意義」。我常常說「我說的、寫的所有東西都有『意思』，但對其他人來說不一定有『意義』」。但我總是會想，那麼我該如何才能讓大家在我的東西裏面找到「意義」呢？廣東話很有「意思」，但它的「意義」、好與不好，是讀者在接受時與其他東西碰撞，變成其他東西以後，那東西還有沒有「意思」和「意義」，而不能只靠因為「它是廣東話寫成」，所以一定有意義」。我仍在想「因為有意思所以一定有意義」的意思——其實「意思」可以憑甚麼成為「意義」？能否自足生成意義，或是要靠外在的東西去補足？

這些東西我未必想得很通透，但評論自己的東西時候，我總是會說自己寫的東西有意思，但不要說我的詩「很正」、很有意義。「有意義與否」跟詩與讀者的遭遇相關，當然作為作者的自己也需負一定的責任，但把責任全交給我的話，我又承受不起。

霖：我在讀您詩歌時一方面覺得短句像思考、說話的零碎，也同時更易突出重點。於您看來短句會有甚麼創作的的作用？相對而言，您也曾提到未知自己的機智能否處理長詩，而寫長詩需要「其他東西」，請問那種「東西」是甚麼？

飲：我想那種「東西」可能是自己的經驗，以及對這些經驗的提取、提煉。我常常說自己沒有「say」，「say」對我而言是勇氣、話語權或力量等。我自己也覺得自己欠缺一種「手藝」，即作為寫詩人的「工藝」，而寫長詩某程度上是需要詩人的「手藝」才能駕馭。我對世事、知識的理解可能並不是阻礙——當然我較容易，較容易理解，並不代表我能全部、真的理解。

霖：現在您在家裏或以前家裏，會不會看粵語長片、粵劇或者聽南音？感覺您現在生活的環境，與

詩歌中多種語言共存的环境很不一樣。或是有沒有甚麼其他原因會令你在詩中使用混雜的語言？

飲：粵語本來就是我的母語，生活時學習、運用的語言，接觸到的一切（如流行曲、電視劇）都是粵語——我指的粵語音樂包括粵劇、南音等。當時社會總會覺得國語流行曲比粵語的高級；歐洲流行曲又會比粵語的高尚，粵語歌就會當作是下層、草根才會聽的。我們後來才漸漸知道有國語、歐洲流行曲，以及爵士樂、藍調、古典等西方音樂類型，知道這個世界是如此廣闊。何況這些都是我們被動地慢慢接收，能聽到甚麼就聽甚麼，然後再慢慢自覺分辨哪些是自己喜歡、是好的音樂。

粵劇、粵曲的好，我是到老了以後才慢慢知道。這種知道並不是指我懂得它們的理論或本意，而是發覺到它們的「味道」，發覺它們一直是被我們忽略的。粵曲內容可能常常與宮廷、閨怨有關，但從藝術角度去看，原來它都有些地方值得我們斟酌細味的。以前我們常常覺得粵劇對白只是普通的粵語對話，與外國的美聲、歌劇等截然不同，但我現在就發現我們可以從草根特色（如文化、情感）裏發現到一些珍寶。我不知道這些珍寶能不能發展成更好的東西，但至少我們以前從來不會了解、不會知道——就如小明星、鄧寄塵、〈再折長亭柳〉、〈客途秋恨〉等，我們從小聽到大，但從不覺得它們好聽，因為只是以為是自己能講粵語就懂唱，而且又聲調婉轉陰柔、內容重複，或是談諧低俗，都是些很草根很普通很容易的東西；現在我卻聽完以後想再聽，因為當中需要情感和唱歌技藝，而且在當中發現不少很「得意」的細節。

當然這些對自己來說是一種養分，慢慢的我會受到這些東西的影響。以前的確有很多人看不起廣東話，覺得要用英語、規範漢語才被承認，但現在情況變了，所以廣東話受愈來愈多人注意；受注意以後，大家認同廣東話的「好」以後，但它好在哪裏、如何地好呢，我們在當中發掘到甚麼，那些東西對不對味，就完全視乎個人趣味，但至少現在大家已經不會再簡單地覺得這些東西是粗鄙、低俗、可以略

過的東西。

霖：您以往常寫耶穌，然後轉到寫無人機和阿法狗（AlphaGo）。您之前有沒有看阿法狗捉棋或讀下 AI 小冰的詩？AI 對你來說，是怎樣的一回事？為甚麼你會覺得 AI 會令上帝傷心？在你眼中，現今大家所造的人造之物的力量是否大於一切？或是它們有甚麼東西會比不上？

飲：現在的科技水平愈來愈進步，我們都難以估計到它們發展的界限。可是我會這樣想——它們即使發展得多厲害，會不會仍是有一些天生就欠缺的東西？我曾經回答別人有關自己常常在詩中將故事、意義扭轉的原因，而說過一些「古古怪怪」的話：「道生一，一生掌故；掌故生二，二生讀者；讀者生三，三生萬物；萬物生奇跡，並我們對此一奇跡之理解。」無論 AI 有多厲害，可以與我們一樣將掌故改寫、生成奇跡，但我很懷疑「理解奇跡」的這種能力並不是 AI 可以做到。

如果我們說「天若有情天亦老」，那麼 AI 有情會怎樣呢？就算它們的語音、文字看似有情，但是否真的代表它們有情感、感覺？但我想 AI 有情的話，AI 就會想有人理解它。例如我在〈Her。小冰秒殺（調寄巴黎野玫瑰 123）〉裏引用了電影《巴黎野玫瑰》及《Her》（《觸不到的她》），設想 AI 詩人小冰假如有感覺，「秒殺」別人時的反應會是怎樣呢？

小冰秒殺

被小冰秒殺

甚麼滋味

你會眼光光睇著

小冰融化

你會眼光光望著她

恨不得吞下

你捧讀手上

那首詩

那張紙

或撕爛

床單

(如果有)

讓自己融化

——〈Her。小冰秒殺(調寄巴黎野玫瑰 123)〉(節錄)

它會不會要求改變自己呢？現在AI的「命運」都是來自人類為它們 upgrade，如果AI要走出被 upgrade 的命運，它們又可能做出甚麼東西來，我們在 upgrade 它們時又想給予它們甚麼感覺，這些感覺是否它們想要的？它們又會想擁有怎樣的感覺？

我寫〈阿法狗寫給自己的情詩(給阿睿)〉也是如此——就算阿法狗贏了大賽，贏了所有人，但對它來說有甚麼意思呢？如果它有情感的話，可能會想跟對手交流，可是對手「連望都沒有／望我一眼」。如果這樣想，AI固然希望想贏比賽，但會不會也渴望想我們望它一眼呢？

第二次訪問

受訪者：飲江(飲)、原先生(原)

訪問及整理：陳澤霖(霖)

日期：2022年4月16日下午

地點：新蒲崗辦公室

(在開始訪問之前，飲江拿出一本相簿，當中放不少他從舊雜誌、報紙中剪下來的圖片、漫畫與插圖。他說當時很容易就在雜誌報紙發現「很古怪」的圖片，現在卻很難找到了。)

霖：飲江叔叔每次結集都相隔十年以上。除了商量設計的事務，當然也與您在儲備出新詩集的作品有關。在這十年之間，您已刊登了近百多首未結集的詩作(包括廿多首譯詩)，也在不同的詩刊、報紙副刊與文學網站遭逢了很多舊友新知。詩集出版固然是一種與讀者結緣的渠道，但副刊與網站在近年似乎已變成與更多讀者接觸的平台。請問您對讀者在詩集、報刊與您的詩「結緣」有甚麼看法？或有沒有甚麼與

讀者結緣的特別經驗可以跟我們分享？

飲：我沒有刻意希望將作品在網上平台發表，我一直都沒有相關的考慮。我自覺自己對網絡上的東西不太主動關心，我也很少投稿到網上文學平台；我有Facebook帳戶但未曾登入。我只是有編輯來邀稿才交稿給他們。這是我的一個困擾：在網上跟人「連結」時，一是你在觀看別人的東西，一是你給予東西別人看。我自己又不知道自己甚麼東西讓別人看。如果這種「觀看」變成長久、經常性的東西時，我覺得自己會應付不來。我也沒想過要去應付它——因為自己沒想過要處身網絡世界，來與別人結緣。

我想如果自己真的要投入網絡世界，需要的是另一種態度、考量，因為它對我來說是另一種情況。如果自己真的借助網絡去發表或與人連繫，自己思考、照顧、想像的東西也會不同。哪怕我不怕麻煩，但我發覺自己也未必能處理到(進入網絡世界)：即使我去學習如何使用、進入這種狀態，我仍是很怕自己會麻煩到別人。麻煩別人一兩次沒問題，但如果要一直地去麻煩到別人，我就會對此感到困擾。所以我不敢去進入一個被人麻煩，或更是麻煩到別人的情況。

我即使是經常在文學雜誌刊登作品，我也只是會投到一些自己習慣投的地方。我知道有這樣的一個發表渠道(註：指在網上發表詩作)，我只是讓它自然地發生，只是有一兩次機會會麻煩一下羅樂敏等朋友發表。可能我偶爾也會思考這些東西，但我思考不下去，那就索性不想它了。我的作品算是很少在網上發表，這麼多年來大概也只是十多二十首。我很少將自己的詩傳給朋友，我也沒試過post上自己的詩作——這不算是甚麼特別的「緣」。大家可能會覺得我很「奇怪」，但我喜歡處於這樣的狀態中。

原：這可能也和我們多年來習慣了的閱讀、傳播方法有關。過去我們接觸資源的門路較少，但主導權在自己，如果想滿足好奇心，一般可去圖書館「掃」書架上的書。我們會隨機遇到不同的題材，勾起自己對某些主題內容的興趣，以後就針對它們繼續找書鑽研。在今天的互聯網